

書名 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 嘉靖九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李夢陽 撰
卷 卷四十八
內容分類 集 別集- 明中葉
索書號 倉石:40084
編號 4008000

卷四十八



空同先生集卷第一

賦一十首

疑賦

思賦

省愆賦

緒寓賦

侯軒子賦

十首

賦

乾
坤
高卑易矣
星辰在下
江河逆矣
天喬喬天

北郡李夢陽撰

鈍賦

述征賦

宣歸賦

寄兒賦

竹石賦



空同先生集卷第四十八

北郡李夢陽撰

文 記一十一首

石淙精舍記

浩然堂記

優游堂記

敬遺堂記

河上草堂記

脩然臺記

需于堂記

觀風亭記

廣信獄記

後記

懼問記

記一十一首

石淙精舍記

昔周子起濂溪之上倡明其學天下宗焉其後自濂溪徙廬山遂名廬山之溪曰濂溪名其堂曰濂溪之堂今天下之學宗我師楊公而公亦自安寧石淙渡徙鎮江於是築精舍丁卯橋名曰石淙精舍嗟乎事固有偶同者非謂是哉愚往觀眉山蘇氏愛陽羨山欲徙之蓋卒不返眉山今其墓在郊郭之間曰小我眉者是也愚謂其特文章士不足法及觀周子自濂溪徙廬山則又訝曰茲非有道者為邪蓋天壤間物無常主自吾之所自出言濂溪也眉山也石淙也固吾土也自天壤間物言吾安往而不得主邪嗟乎古今人用心豈異哉愚不佞少幸從公游以故得竊聞

石淙焉石淙有虎丘之丘曹溪之溪螳螂之川自昆明池來者奔流千里其地崩湍激石兩崖拔葦交合水汨汨循其間泠然金石之音故曰石淙石淙視二子故土吾不知其孰愈乃若丁卯橋負山帶江據東南之會上游之地其泉石巖壑之佳要不在廬山陽羨下也陽羨姑置勿論且廬山其志奚為者邪顧率幽抑不見于世今公際明天子拔茹嚮用功著邊徼顯名四夷利澤在社稷天下其還也登橋据水厓坐石磯不一再吟嘯去矣故金焦大江之雲不能奪京洛之塵而甘露鶴林之情不能已龍沙鴈塞之行也雖然君子豈以此易彼哉故孔子曰樂則行之憂

則違之夫廬山豈固濂溪意邪愚不佞徒及公之門
力不足濬流揚波南瞻石淙特望洋耳是何敢言記

浩然堂記

浩然而塞于天地之間者氣也人孰無之然存之者
寡焉其見也則係平時時有幸不幸也士有是氣常
若抑而不伸焉鼓之而使之伸則又係乎上之人焉
雖然其幾微矣幾微則風神風神則颯颯溶溶被物
而物不自知江西以忠義推士尚矣推者以文山文
公爲最文山之後則有練子寧黃子成焉夫二人者
其禍烈矣乃其後則又有劉公球鍾公同相繼而起
亦謂之風非邪 文皇帝嘗曰使練子寧等在朕固

當用之嗚呼 帝之德至矣豈欲鼓天下之氣而慮
其有弗伸邪不然何聞其風者之興之勃也夫忠孝
常變一也有不一者係平時者也苟時矣即不幸猶
幸也故曰其見也係平時反是則入矣非氣之罪也
知風之自與時偕行煥乎事業炳乎文章沛乎與天
地流行嗚呼微斯人其孰當之哉此所謂浩然之氣
也予至金川顧瞻練公故里旣今立祠祠之刊其遺
文以布又名其祠之後堂曰浩然堂記焉

優游堂記

張生之還滇也復過大梁之墟而見北郡李子李子
問曰生何志張生曰舍也願爲古之優游者爾然業

名吾堂矣李子聞之蹙然而嘆曰噫含乎噫含乎張
生曰先生何嘆也謂含竭精以探賾邪守藝以俟庸
邪艱關險阻身屈而氣振與優游者殊邪謂驛騶旣
羈世網終嬰之邪抑桂菊秋榮惜其後時而貞也李
子曰上世君逸中世民逸民逸則賢隱賢隱則官曠
官曠則君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立賢備矣然猶
懼其遺也於是弓旌有招蒲輪有迎夫然後賢者各
以其位故采菽之章曰優哉游哉亦是矣言君之
獲臣也臣獲則君逸故卷阿之章曰優游爾休矣臣
或弗合去則君追之還故白駒之章曰慎爾優游斯
何也於文優以足訓游以適稱優游者自如之名而
逸之義也使人自逸則君無與官故曰慎爾優游夫
含也少而達名於朝髮與衣白竟優游以自高斯
空谷逍遙之計非爾公爾侯之招也予是以嘆張生
曰含聞之得之不得有命夫孔子何人也然猶曰優
哉游哉聊以卒歲含矣足云

敬遺堂記

餘姚史氏起敬遺之堂奉其王父或享賓焉賓乃言
曰嗟貴宏堂奚斯名也史君曰竊聞之君子無不敬
也敬身爲大夫身者親之遺也立模乃曷敢弗之敬
也是故言也弗之敢苟也行也弗之敢惰也業弗敢
荒宦弗敢怠不敢狎小不敢忘大凡此以廣敬也故

侯一本作侯

不敬無遺無遺無身矣是故立模之於身也乃曷敢弗敬也賓曰嗟貴宏身若是大乎史君曰身也者自他人視之固眇然者也自吾視吾身與天地始終烏得而不大也夫自形之化也即有始以遺之吾蓋不知幾億萬年矣自吾而後之又不知幾億萬年而終是身者與天地始終者也烏得而不大又烏得而不敬也北郡李子曰史君蓋早孤者云然予聞其王父育之長訓之成乃其人鮮兄弟焉億萬年之遺當其身所謂如綫者也是故其身也視他人爲大而其遺也弗敢弗敬也故其堂名之曰敬遺堂焉

河上草堂記

正德二年閏月予自京師返河上築草堂而居其地古大梁之墟今日康王城是也瀕河河故常來今其地填淤高河不來人稍稍治墳墓葺廬舍矣始蓄牛馬樹樹木始有井落道路之界然四面皆薦莽其地宜檉楊宿麥予兄故墾田數十百區樹柳以千數環堂皆柳也登堂見大堤及城中塔背隱隱見河帆堂下蒔榴竹菊葡萄檉椒牡丹并諸雜草物而予日弹琴詠歌其中出則披蒼榛登丘場坐斷岸而歌有二三子從二三子進曰岸蘄蘄岑巖其下遺澗澆澆非河之故衝邪非所謂魚鱉鼉窟邪夫子奚取而堂又何樂焉予曰子以爲吾愛吾身孰與堂曰不如身

子以爲天地與吾身孰久曰天地久予曰天地不能
知其不終窮予何能知吾身予不能知吾身顧安知
吾堂予前不知地爲魚鱉鼃鼃窟又安知後之不爲
魚鱉鼃鼃窟且小子休矣

脩然臺記

草堂之東築臺高二丈餘所登臺四望雲冉冉在桑
榆蓋千里外見也人心不天遊則視壙壟崇原大澤
天地日月星辰霜露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
榮枯皆與已不干涉視壙野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
辰霜露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誠與已
干涉於是觸予目者罔不樂也臺貴高高則遠遠則

無所不見予臺不高望之千里外見地使然也無所
不見則其樂充滿其樂充滿則脩然矣莊周曰脩然
而往脩然而來於是命臺曰脩然之臺予觀屈原放
逐江濱非與壙壟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不
干涉非不知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之
情而恒戚戚憂斯人殆未天遊乎抑宗臣當如是邪
為臺記

需于堂記

草堂之南築瓦堂廬旅名曰需于堂草堂作于春三
月脩然臺秋七月是堂則冬十一月作更四時厥乃
備有須于堂故曰需于堂予觀需五爻需于郊沙泥

血酒食遐近異勢險易異用安厲別矣而其義皆需
故曰需頌也予居更四時厥乃備而是堂最後成竊
謂有合于需故曰需于予堂在大梁北郊厥河往來
之墟有沙泥之虞不可不戒能需庶幾獲四之出五
之吉故名堂曰需于人情躁動則罔攸利躁動莫如
戰曹操臨戰安閑若罔攸戰故勝此其人不足言而
需之義同也是故君子需于學遜需于德涵泳需于
時進退需于命終厥躬予又竊比名吾堂雖然四者
何有於我哉

觀風亭記

亭在風穴之山迥峻峭削環千里而孤者也形拓勢

積靈秀出沒咎之目豁神迅志搖襟擴嘉靖七年夏
監察御史譚子巡而歷汝而游於亭乃俛仰而嘆曰
嗟美哉山河弗改世代遷矣吾其觀哉以問分守伍
君曰天地既中風雨時會卜洛定郊表方測景吾觀
其時譚子曰美哉是古今之慨也以問分巡王君曰
冠蒿帶汝伊闕我朝沃野廣麓樵獵樹藝吾觀其土
譚子曰美哉是利用之思也二君於是避席而請曰
敢問先生何觀也譚子曰鎗鈇窈如噫如噴如噓如
吾觀其風曰風者何也譚子不荅它日二君遇空同
子述其事空同子曰美哉觀各得其職矣雖然風其
大乎夫天下之氣必有為之先者而鼓之則莫神於

風故颺颺乎莫知所從颺颺乎莫知其被溜溜乎莫知其終也其德異故其入深其幾微故入物而物不自知其行疾徐故其入不齊其變也乖和殊故物有瘠腴純駁性隨之矣性發情逸淳澆是效而俗隨之矣俗沿習成美惡相安而政隨之矣是故先王知風之神也於是節八音以行八風然患其乖也於是使陳詩觀焉詩者風之所由形也故觀其詩以知其政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性觀其性以知其風於是彰美而瘳惡湔澆而培淳迪純以剷其駁而後化可行也夫監察者固舉刺之要臣以風為觀者也然登其亭履其穴而後嘆何也天下未有不觸而

動者也觸以動嘆叩而不荅臣之要也得其職矣職神於風故稱大焉雖然二君不小矣昔者文王之化行也不自汝墳始乎今之汝固古之汝汝之土猶古之土也昔者風之南也蔽芾甘棠詠愛也守之行也野有死麕歌嚴也巡之政也監察臨之二君行之何患乎非時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二君曰美哉空同子之言風也請諸監察以名其亭刻之堅石譚子名纘蓬溪人伍君名全安福人叅政也王君名洙台人按察僉事

廣信獄記

李子寓南康府卧病待罪勘官大理卿燕忠奏畧曰

請駐廣信府勘以避嫌又曰請轉委浙江副使鄭陽
叅議段敏為勘官又曰臣觀事連年靡結者非惟勘
官罪實提人卷難耳提人卷難以有司畏李某夫李
某特一提學副使耳有司寧得罪於撫按守巡諸官
而聽李某者以其善訐人私也臣行提人卷或不至
請提究兩司首領官甚則叅堂上官 上皆許焉胡
雲聞之謂劉峻曰事靡結也果提人卷難乎劉峻曰
殆非然焉峻嘗見勘淮王之奏矣一成而解江御史
江御史弗了也再成而解陳總制陳總制弗了也曰
留作江御史當頭三成於御史李矣然會任巡撫任
巡撫又弗肯了也斯果提人卷難乎胡雲曰彼謂先

言善訐也然歟劉峻曰殆非然焉夫訐人者人固亦
訐之矣曷行歟夫先生之劾江御史也爭士氣也劉
知府者黜巨奸為匹夫伸辜也然 勅諭載焉又死
者諸生焉夫鄭布政者彼自干王府取之也人孰無
爭論先生與鄭爭而李弗之行也亦大矣曷訐歟胡
雲曰夫雲侍先生蓋見其令無不行也亦謂之動搖
山岳矣所至貪吏有望風解印綬者茲何歟劉峻曰
茲必有令其所不令威之不在威古人之所謂風而
易之所謂應歟不然峻見苦刑而威者即折脊拉齒
糜脛斷脛相續而斃于庭而李莫之能令也先生官
于茲三易秋矣聞有茲否乎李子舟行將至貴溪門

人葉朴筮得剝六五貫魚以宮入寵无不利朴迎告
李子曰先生順焉李子曰夫予安敢不順哉夫言官
之所排也尊言官者所必排矣誰非予忌者言先入
者主也犯茲四怒予安敢不順哉即不順其誰公我
李子至廣信將見燕卿燕卿使人覘李子來見馬平
輿乎李子知之則步見燕卿是日廣信五學師生業
先集迎李子擁之行步入城見燕卿暴階下燕卿以
李子來見遲也而怒罵之曰汝本聰明好人前劉瑾
之難無用識不識咸壯焉而今顧為此為天下士夫
唾罵邪唾罵者祇以汝操上人之心要便宜耳若獨
不聞老子術邪退一着是已據案團弄手而且罵且

教且誚且笑李子不敢對而惟請隔獄燕卿曰此仍
是便宜心而竟令繫諸同獄李子出將詣兩勘官而
五學生業先詣兩勘官跪諸門兩勘官曰第令一生
入於是葉朴入跪白曰數百年正氣鍾於今而僅見
我先生二先生為正氣必有扶也兩公不荅而心不
以為然於是五學生詣燕卿亦以扶正氣請而燕卿
者笑謂之曰子誠齊人也夫李某不過以文章冒時
名耳彼豈好人哉彼老子術猶未之知而矧其它乎
葉朴對曰李之為非身非家也衆惡之必察焉燕卿
笑指朴曰這秀才異日作官必効李某者燕卿起立
謂諸生曰夫我此來謂李某必震惕不遑安心悔懼

改也今渠來見我獨遲而儀度復徐徐夫人之畏天者以雷霆耳 朝廷者天也我大法司者雷霆也雷霆臨于其上而渠猶徐徐五學生不敢對而出李褻謂葉朴曰諸公不知我先生柰何葉朴曰彼謂先生實有送門子造偽章諸件耳審而無諸件當自殊矣翌日李子造兩勘官審而果無送門子造偽章事葉朴曰此謂天定勝人也人聞之無問識不識咸慶焉曰有天有天而燕卿待李子則顧反嚴日伺察其所往來捕師生來獄候李子者而諸來獄候它人者則顧不之禁也兩勘官亦日誚罵李子見諸生稍不惴惴望塵拜也則曰李某壞盡士風矣兩勘官詣學會

生裴近者肥而鼓腹遇之而立其旁兩勘官目之大怒曰甚哉李某令諸生侮我也故鼓其腹而又立我旁翌日諸生詣兩勘官謝兩勘官又復大罵李子恨不遂殺之也葉朴還貴溪聞兩勘官勘事褻衣酣酒坐堂上而諸方面官長跪階下事弗令自辯也聞辯之亦不聽朴聞之謂詹彞曰奉天令者非敢褻天也書曰欽哉欽哉敬能誠誠則明兩人者無亦褻天歟詹彞曰夫既罪稱囚矣茲宜至焉且先意已主聽辯曷施乎葉朴曰朴嘗讀范滂傳矣王甫者關人也然猶聽滂焉而爲之愍然改容也而今如此哉於乎今如此哉

後記

廣信獄成諸所謗乎子咸白之矣會有赦至李子坐而有憂色通判劉懋入而問曰先生奚憂也前無赦謗未白也懋見先生油然而煦煦若無與然今諸幸白之矣而赦會又至乃顧有憂色何也李子蹙然若有所荅已訥然止劉懋出語表衡表衡曰先生之憂以是非倒植乎公道絕不復見於天下歟夫衡也抄送僞章者也而今也坐衡以捏之也斯其一焉已劉懋曰何謂也表衡曰夫僞章者衡於石城十一將軍第抄之也然衡又非親致先生而托書吏朱燦者致之也後先生令教官葉泰挈衡住啓王王嘗召十一

將軍與衡質而知將軍家人王貴者抄致將軍也而今硬坐衡曰奚不以白勘官也曰勘官不容衡白也而顧教衡曰汝但云初李某與江御史訐奏行總制陳勘也李某每向諸生說觀陳似有偏江之意柰何衡與李素恩義輒就捏江劾陳之章送李觀看意在激怒陳而李遂送陳觀之也斯勘官鄭陽教之也曰云云者何曰實江之奏詞焉耳劉懋曰嘻冤哉有是焉先生憲臣而以人命嚇詐事使懋徑拘軍校例也而今坐非例也而懋也未始造監拘也亦非戍時而竟皆以坐懋也懋冠帶奉察院文焉今坐懋以冠帶斯亦實淮王之奏詞焉耳陸鎮曰冤哉鎮也卧碑生

真令家人代告今告者陸寬也而以坐鎮也夫占官地成化二十三年間事時鎮數歲耳而以坐鎮鎮娶妾有媒禮焉而今離異鎮妾彼誣鎮娶妾逼焉赫焉耳而勘官者硬加鎮以強也寃哉鎮也彼赫詐致死人命者又奚弗之間也傳廷臣曰吁詎惟汝哉先生奏江御史者何者非實也乃今咸使之虛而江與吳奏先生者奚又咸實也吁詎惟汝哉汝第不擊先生耳誠擊先生汝胡懼之寃且更讓於法李華問乎徐珙曰矣江御史者實也而虛之法乎徐珙曰夫尊言官者當若是焉矣曰淮王奏者虛也而實之法乎徐珙曰夫尊王者當若是焉矣曰華問之奏一言一事

弗實者得以詐坐也吳奏先生者一言一事盡實乎而不以詐坐曰尊爲言官擊人者當若是焉矣李華曰夫法者守一以御萬者也是故賢也弗敢越焉愚也弗敢蔑焉靡以貴撓罔以勢移仇不敢加昵不敢私低昂重輕如衡之付物夫然後稱法焉而後寃可平也是故郡邑有寃平之監司監司不職平之御史御史平之上之大理故大理者平天下之寃者也故稱廷尉平焉任情而尊夫人也夫奚有於法徐珙曰嘻子胡見之晚矣諺曰循智保身審時致位子又烏知彼不別賢愚而務存體統哉李華曰華聞之百司攸職而天下治故務體統者安上而睦下斯相之事

也別賢愚者進黜以勸懲斯銓部之司也守一以平天下之冤者廷尉之職也是故視厥重輕低昂焉付之已矣而容心焉容心則不中不中則私私則不平且誠如子言則賢者殺人可不抵命而賤者不肖者爲貴者賢者殺之則不問邪有是理哉徐珙曰昨勘官鄭陽勘劉喬陷死李華事推案呼曰如此無行止生負死則死耳乃坐知府哉觀此則法者真以別賢愚爲心矣二子爭論不能決來質李子李子曰嗟諸生腐哉迂哉傳有之君行令臣行意又曰法以情用嗟諸生迂哉腐哉若能飛黃附驥亦規規者流耳豈能致身卿宰哉雖然予有尤焉行寡中和積誠未孚風之生也必穴焉空諸生乃舍我弗責而顧嗔詈訾人邪正德八年秋八月給事中王爌有章言此事是年十二月燕鄉至廣信府明年正月廿八日李子至廣信就獄是年三月事完

懼問記

李子曰夫予於今而始知懼也表衡曰衡聞之君子不懼李子曰衡是惟不知懼焉爾袁衡出遇李華而告之故李華曰夫懼動心者謂也往張劉之事先生不啻批逆鱗捋虎鬚矣茲言懼必有以吾將問之李華入問曰華聞之欺理者滅天罔公者無法滅天無法是曰大亂民亂亂身士夫亂家大臣亂國有諸李

子曰然有之李華曰華嘗懼投足之地鮮也以茲焉
李華出以語袁衡衡不達李華曰子不見勘官勘事
乎私之出焉怒之入焉鍾粟程伯二生者勘文不載
也何以提爲鍾何以出程何以入鍾提而不勘乃答
而監之厥意爲何夫程伯之事總司鞠焉巡按者允
焉以坐先生無故番焉茲謂有天乎無天則無法無
法者亂行亂於清明之世華自茲不復知投足之地
矣袁衡曰若是則奚止於是袁佐劉賢同人命也而
皆非所勘也佐不勘而賢則勘縣丞府判同委拘人
判以李則罪而丞以江則否夫衡也自茲亦安往乎
李華曰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叔季之世鉤織起焉
於乎甚哉先生之懼殆非獲已歟作懼問記